

三十六计实例点评 (二十八)

苏卓 编著



目 录

上屋抽梯	1
施计要诀	1
施计案例	3
卫鞅略施智谋计 魏国十万大军灭	3
借道实为巧设梯 虞国中计被消灭	4
强权筑王朝 天下归一统	4
包围宜川诱敌兵 解围部队反入围	29
孟良崮大捷 王牌军覆灭	35
军阀内部明争暗斗 德公杀将上屋抽梯	43
史迪威交恶“响尾蛇”	51
韩复榘桀骜不驯 蒋介石痛下杀手	66
官商劫民财 人民苦受灾	68
官僚典型 小人标本	87
诱逼对方 过河拆桥	105
一代船王包玉刚破釜沉舟赚大钱	107
敢拿生命作赌注 何鸿成为赌王	125
诱敌深入以弱胜强	142
教皇皇帝争权夺利 亨利四世设计解围	154
假之以便 计除政敌	174
断其援应 巧买地皮	175
诱敌上屋 物归原主	177
郑周永善抓机会 该出手时就出手	178
航空抽梯 电力妥协	193
诱饵要香 杀手要辣	194
有功之臣 谨慎对待	197
巧借东风 多财善贾	200

上屋抽梯

施计要诀

首先准备好“梯子”

破釜沉舟

过河拆桥

兔死狗烹

背水一战

杀人灭口

【译文】

故意暴露破绽或放出诱饵，造成有便宜可占的假象，引诱敌人深入我方，然后再切断它的前应和后援，使它陷入我预设的“口袋”之中。敌人贪得无厌，必定要招致后患。

【溯源】

上屋抽梯，有一个典故。后汉末年，刘表偏爱少子刘琮，不喜欢长子刘琦。刘琦的后母害怕刘琦得势，影响到儿子刘琮的地位，非常嫉恨他。刘琦感到自己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多次请教诸葛亮，但诸葛亮一直不肯为他出主意。有一天，刘琦约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饮酒，等二人正坐下饮酒之时，刘琦暗中派人拆走楼梯。刘琦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赐教矣！”诸葛亮见状，无可奈何，便给刘琦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晋献公的两个儿子：申生和重

耳。重耳知道骊姬居心险恶、只得逃亡国外。申生派人给父王送去一些好吃的东西，骊姬乘机用有毒的食品将太子送来的食品更换了。晋献公哪里知道，准备去吃，骊姬故意说道，这膳食从外面送来，最好让人先尝尝看。于是命左右侍从尝一尝，刚尝了一点，侍从倒地而死。晋献公大怒，大骂申生不孝，阴谋弑父夺位，决定要杀申生。申生闻讯，也不作申辩，自刎身亡。诸葛亮对刘琦说：“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刘琦马上领会了诸葛亮的意图，立即上表请求派往夏（今湖北武昌西），避开了后母，终于免遭陷害。

刘琦引诱诸葛亮“上屋”，是为了求他指点，“抽梯”，是断其后路也就是打消诸葛亮的顾虑。

此计用在军事上，是指利用小利引诱敌人，然后截断敌人援兵，以便将敌围歼的谋略，这种诱敌之计，自有其高明之处。敌人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所以，你应该先给它安放好“梯子”，也就是故意给予方便。等敌人“上楼”，也就是进入已布好的“口袋”之后即可拆掉“梯子”，围歼敌人。

安放梯子，有很大学问，对性贪之敌，则以利诱之；对情骄之敌，则以示我方之弱以惑之；对莽撞无谋之敌，则设下埋伏以使其中计。总之，要根据情况，巧妙地安放梯子，致敌中计。

《孙子兵法》中最早出现“去梯”之说。《孙子·九地篇》：“帅兴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这句话的意思是把自已的队伍置于有进无退之地，破釜沉舟，迫使士兵同敌人决一死战。如果将上面两层意思结合起来运用，真是相当厉害的谋略。

【题解】

《孙子·九地篇》中说：“帅兴之期。如登高而去梯。”原意是让他上高楼之后，去掉梯子，使其处于绝境。

《三国演义》中有刘琦为请教诸葛亮而上楼抽梯一段。让人上了高楼，便抽掉梯子，那人当然就跑不掉。拿这一点来说明捕捉灵感的方法，倒也是妥当。

施计案例

卫鞅略施智谋计 魏国十万大军灭

在敌对双方力量悬殊之时，势力微弱的一方，欲争取与强手保持均势，甚至战胜对手，权术往往是其保护自身、力挫对手的有力武器，即所谓智取，权术运用得当，往往胜过千军万马，兵不血刃的成功无一不是权谋的功劳。上屋抽梯就是弱国对强国的成功权谋之一。

战国前期，魏国势力达到巅峰状态，并准备图谋攻秦。秦王自知以一国之力难以敌挡，就派卫鞅前往魏国游说。卫鞅向魏王建议，北结燕国，西联秦国，“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闻听后心中大喜，自以为势不可挡，天下以魏为大，便按照卫鞅的指点以诸国之君的凌人盛气出现在各国君主面前，魏的自大触怒了各国，使齐、楚、韩各大国与魏的矛盾日益尖锐，经于爆发了齐魏“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顷刻间化为乌有，国力日衰。秦国略施小技，为魏王设置了通向灭亡的陷阱，待其醒悟，为时已晚，秦则趁两国相争之时，垂拱受西河之外，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点评】

弱国对强国在使用上屋抽梯之计，更多的手法是向强手暴露自己的弱势，以“示弱”作为保护手段，不惜牺牲利益以满足强国愿望，换取强国的容忍和许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从而积蓄力量，创造一切改变双方实力对比的机会，以期以弱胜强。另一方面，利用此计以骄敌、惰敌、诱敌，使敌手改变态度，视之无足轻重，放松防备，待出现可乘之机，迅速行动，以达歼敌之功。

借道实为巧设梯 虞国中计被消灭

春秋时期，晋国为讨伐虢国，向虞国赠送良马美玉，以虚饰友好来掩盖“假途伐虢”的要求和吞并虞国的真实意图。假道之事最初发生在僖公二年。至僖公五年，晋侯再度请求假道时，宫子奇劝说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一旦灭亡，虞国必随之而亡。我们千万不能诱发晋国的野心。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正好说明了虞、虢的关系。然而，虞国国君并不以为然，最终答应了晋的请求，接受了晋的礼物。不料，晋在假道虞国一举灭虢以后，归途中灭了虞国。

【点评】

虞公不识晋计，中计上梯，被强手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了。晋国虽然在实力上远胜于虞，但上屋抽梯计实施后，让虞国放松了戒心，从而加大了自己的优势，比单纯的实力较量减少了损失，增大了成功系数。

强权筑王朝 天下归一统

秦王政自少年时代便得到吕不韦的熏陶和教育。大

约从嬴政即位开始，吕不韦便将他从东方各国招揽来的各派学者、文人，组织起来编撰《吕氏春秋》，大约于秦王政 18 岁时（公元前 242 年）编撰完成。《吕氏春秋》兼融儒道、墨法诸家的倾向，内容较为驳杂。但它在行将统一、欲定天下的大趋势下，围绕着大一统、君道论、用贤能、持法治等重大政治问题，及时提出了统一天下后的一套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以为“一代兴王之典礼”。

嬴政 13 岁那年，秦庄襄王子楚驾崩，嬴政即位为秦王，史称秦王政。13 岁的秦王，从祖辈那里继承了空前丰富的遗产，不仅土地辽阔，领有大半个中国，而且兵精将广，国力雄厚，一派兴旺强盛的景象。

然而，秦王政还在少年。他虽然庄严地端坐在高高的王位上，但却不能管国事。因为秦国宫廷早有规定：22 岁行冠礼，然后再亲政理事。在此之前，由太后临朝称制，朝政则由相国吕不韦处理。

在少年王成长的过程中，秦国已经日益强大起来。经过自秦孝公以来各朝君主的文治武功，关东六国已宛如秦的六个郡县，天下一统已成必然之势。历史把统一的重任降临在少年王的肩上。这种大好形势，时常激励少年王产生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其貌不扬的少年王渐渐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嬴政一定要继承先辈的威烈，横扫六合，一匡天下！从此，“一匡天下”就成为秦王政毕生追求的宏伟事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渴望轰轰烈烈地施展才能，早日实现“一匡天下”的宏伟理想。

实力雄厚的吕不韦长期控制秦王政；势力急剧膨胀的又急于取秦王政而代之。吕两专权集团也就难免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他们的矛盾尖锐得很。这样一来，

秦国的政令竟无法统一，官吏们无所适从，不知究竟亲附吕不韦好，还是听的好。而其他一些诸侯国则想利用吕不韦与的矛盾来削弱秦国。这一切表明，吕不韦、两大势力的发展不仅严重地侵夺了王权，并且已到了分裂秦国，断送秦国统一大业的地步。

面临这样的局面，秦王政为了实现他“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就必须铲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他的品性则决定他铲除吕两大集团的手段将是果断、残酷无情的。

秦王政即位之时只有 13 岁，一个还需要家庭慈爱与关怀的年龄。可惜，家庭给予他的并非是慈爱与关怀，伴随他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是一幕幕母后先后与权臣、市井无赖淫乱、专权的丑剧。连自己的母亲也从道德上欺骗自己，从政治上背叛自己。生活与政治的残酷无情迫使年轻的秦王政感觉到人间没有什么亲情、关怀、慈爱与同情、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為了各自的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仇恨、利用和残杀。这些经历使秦王政自幼就养成的多疑、少恩寡义、残酷无情等品性更趋于固定。这样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与以铁的手腕集权，以暴力统一天下的时代要求合拍。

为了加强王权，早日成就统一大业，秦王政已下决心要不择手段地铲除吕势力。秦王政深知铲除这两大政敌的阻力很大，他时常告诫自己，既要果敢，又必须有节有度，以确保自己稳操胜券。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 238 年)，秦王政 22 岁，已到了亲政的年龄。依照秦国的礼法惯例，要举行冠礼。

春暖花开的 4 月，在秦国宗庙所在地——雍城蕝年宫里，香烟袅袅，鼓乐齐鸣，秦王政率领文武百官正在

举行冠礼。在群臣的一片欢呼朝拜声中，王冠加在了秦王头上。秦王政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气宇轩昂。正当秦王政神采奕奕地接受群臣的拜贺时，突然传来消息：长信侯发动叛乱，正率领叛军向蕲年宫进发！

早就蓄谋要除掉秦王政的，意识到秦王政亲政以后，对他很不利，弄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竭力寻找机会，要在秦王政亲政前除掉他。当秦王政到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时，认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与太后合谋：趁秦王政不在京城的机会，在咸阳发动军事叛乱。他们盗用了秦王政的御玺，再加上太后的御玺，去调动咸阳附近的县卒以及太后、长信侯的卫卒、宫骑、宾客等，组成叛军，从咸阳出发，西向秦王政所在的蕲年宫进军。想一举除掉秦王政。

其实，秦王政早就掌握了毒和太后的阴谋。只是不动声色，静观变化，并秘密做着应付反叛的准备。秦王政临时决定到雍城举行加冠礼，离开由集团控制的咸阳城。这样一来，一方面使自己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有意给“创造”了反叛的机会，促使反叛。因此，叛乱的消息一传来，秦王政丝毫不惊慌，他马上派相国吕不韦和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将叛军逼回咸阳城，两军在咸阳交战。秦王政的军队斗志旺盛，一鼓作气斩杀叛军数百人；叛军却没什么战斗力，稍一接触，就立即溃散。本人也落荒而逃。叛乱平定后，秦王政又立即下令清除党。及其他叛乱头目很快被捉拿归案，处以梟首(斩首后把头挂在树上)极刑，并车裂其尸以示众，还灭掉了他们的宗族。对其他 4000 余名党徒，秦王政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判罪。有的被判几年徒刑，有的被削职夺爵而流放到偏远的蜀地。同时，将太后与

生的两个儿子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并将太后从咸阳迁到雍城隔离软禁。

铲除了集团，秦王政又着手策划解决吕不韦。秦王政认为，对付吕不韦集团不能象铲除集团那样直接以武力镇压。这不仅因为吕不韦集团没有发动叛乱，更主要是吕不韦及其死党比势力更难以对付。毫无政治头脑，不学无术，只是一个以太后为靠山的无赖小人，其党羽也多为乌合之众；而吕不韦本身很有政治见识，才干杰出，他在秦国经营十几年，威望高，根基深厚，吕氏集团的党羽大都对吕不韦死心塌地。于是，秦王政要坚决铲除吕不韦集团，又必须寻求适当的手段。

平息氏叛乱以后，秦王政认为铲除吕不韦的时机尚不成熟，也就不动声色地照旧重用吕不韦。到第二年的10月，在一次朝会上，秦王政突然怒不可遏地宣布：吕不韦早已与太后关系暧昧，惟恐东窗事发，乃嫁祸于人，把进献给太后，诱太后与私通，淫乱宫闱，罪不可赦，当处以极刑。此令一出，满朝震惊，一些朝臣以及吕不韦的宾客、游士纷纷为吕不韦说情。他们不敢否认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之事，只是在秦王政面前历数他的功绩和威望，恳请赦罪。于是，秦王政就故作宽宏大量，免去吕不韦的死刑，仅仅罢免了他的相国之职，把他赶出了咸阳城。实际上，对吕不韦这样处理是秦王政事先设计好的。他早就意识到对吕不韦集团必须逐渐解决，如果操之过急，便可能激成变故。他以这种方式先解除吕不韦的相权，为今后彻底铲除吕氏集团奠定了基础，同时又显示了自己的宽怀大度，表明自己法外施恩，不忘吕氏旧日之功，这样有利于分化吕氏集团，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秦王翦灭氏集团时，充分利用了吕、的矛盾，吕相国在平息氏叛乱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铲除吕氏集团，秦王政当然也要抓住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几乎是在处理吕不韦的同时，秦王政将太后从雍城迎回咸阳。这一举动，一方面可赢得“孝”的美名，减轻舆论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使太后一党成为掣肘吕党的平衡力量，利用母子的亲情关系取得太后的支持，进一步孤立吕氏集团。

吕不韦被逐出咸阳城后居住在河南洛阳。由于吕不韦的政治声望，他虽然被罢相，但门庭并不冷落。六国的一些贵族、使者及吕不韦的门客频频造访，过从甚密。秦王政觉得这么多人与吕不韦密切交往不是好事，况且铲除吕不韦集团的时机已成熟。于是，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 235 年)，就以吕不韦“不甘寂寞”为借口，下诏书削夺了他的爵位和封地，并将吕不韦及其家属流放到偏远的蜀地。吕不韦接诏如惊雷贯耳，他万万没想到，多年来处心积虑的政治经营最终竟毁于一旦。他深知秦王政必欲诛杀而后已，于是便饮鸩而死，结束了他富于传奇的一生。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数千人聚集起来，偷偷地办理丧事。秦王政就以此为借口，严厉惩处吕氏党羽。其党羽，凡来自三晋，一律逐出秦国，如果是秦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一律免官夺爵，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其余门客，不管参加窃葬”与否，统统被流放。秦王政又趁势诏令全国：谁敢再象、吕不韦那样专权弄政，都要抄家灭族！

至此，氏、吕氏专权的局面结束，秦王政已经上无后党牵制，下无贵臣擅权，集军、政、司法、财权于一身，成为秦国历史上权力空前的君主。秦王政铲除、吕

势力，连杀带流放上万人，血溅宫廷，其手段既酷烈、惨虐，又不乏深思熟虑的果敢和有节有度，初次显露了他驾驭雄才的大略。

在秦王政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如王剪、王贲、蒙恬、李斯、尉繚、姚贾等。他们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外交家。他们都不是秦人，却在尽心竭力地为秦效劳。其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固然离不开秦国本身已取得对山东六国的明显优势的吸引，然而众多杰出人才来到秦国以后，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干，为秦国制定和实施克敌制胜谋略。最为关键的，还在于秦王政的知人善任，海量容才。

秦王政性格虽然残暴、多疑，但在实现统一大业的过程中，“统一”这一宏伟的理想却有力地支配着他的意志、品性。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网罗各方面的人才，不仅是国内的人才，更主要的，还要把东方各国的人才都网罗无遗。因此，为了统一，秦王政压抑自己残暴、多疑的品性，以卑恭谦逊的态度和豁达的胸襟对待臣下和纷至沓来的宾客。他以礼相待，放下君主的架子，虚心向贤能之士请教治国的方略，甚至当对方言语不恭，有意相犯时，他也能极力耐住性子，忍人之所不能忍，倾心相接，以此折服宾客，为自己效力。

秦王政亲政不久，听说有一个叫顿弱的游士很有才干，擅长谋略，便单独召见顿弱。顿弱不卑不亢来到秦王面前，说：“大王允许我不施参拜之礼，我就与你谈一谈，否则免谈。”“参拜”是臣下对君主最起码的礼节，顿弱的要求和傲慢的态度未免太反常。从表面看这是对秦王政的蔑视和揶揄，而实际上是对秦王政待人的肚量和诚意的一种试探。面对顿弱的傲慢无礼，秦王政不由

得怒火攻心，脸色都变了，但是，他马上就明白了顿弱的用意所在，心想，此人有非常的举动，必有非常的才干。于是，将怒火强压了下去，很爽快地同意了顿弱的要求。

交谈时，顿弱总是含沙射影地攻击秦王。当他攻击秦王是一个“无其名又无其实”的人时，秦王勃然大怒，气急败坏的指着顿弱说：“你，你……”秦王政终于将骂人的话咽了回去，随即一阵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很对，依先生之见，我如何才能有名又有实呢？”秦王过人的海量和虚心下人的精神令顿弱深受感动，便向他建议，收大臣之权，将生杀之柄操作于手中。后来，顿弱又向秦王献出了以万金离间各国君臣之计。他向秦王分析当时天下的形势说：“韩国是诸侯各国的咽喉要冲，魏国是各国的心腹重地。大王如果以重金资助我游说于韩魏，把他们的将相之才搜罗到秦国，其国势也就因此而渐趋衰微，不得不顺从秦国。只要韩魏顺服，大王您就可以图霸天下了。”秦王政终于为顿弱的建议所动，毅然给予顿弱很多财货，派他东行游说韩魏，果然为秦挖走韩魏不少将相之才。

还有一个尉繚，也与秦王政以及秦的统一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尉繚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他来到秦国。这是秦王政已铲除势力，吕不韦集团也受到致命的打击。大权集于一身的秦王政，正全力以赴攻打东方诸国。

尉繚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见秦王政就谈得很投机。尉繚首先对秦王政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指出：以秦国的力量去消灭东方六国中的任何一国都

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各诸侯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结果就很难预料，接着，又为秦王政献上了出奇制胜的策略——离间计。他指出：要不吝惜财物，收买各国掌权的“豪臣”，离间其内部关系，破坏各国的联合。这样做，不过耗费几十万金，就可以收到最佳的兼并效果。尉繚的精湛分析，说得秦王政频频点头称是。

秦王政深感尉繚是他实现统一大业必不可少的人才，因此对他很敬重。秦王政在尉繚面前没有一点君王架子。他谦逊、恭敬，对尉繚彬彬有礼，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他把自己的衣服赏赐给尉繚穿，并经常与尉繚一起用餐。

尽管秦王政如此对待尉繚，但尉繚与秦王政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便对秦王的性格有了较深的认识，他感到异常苦恼。有一天，尉繚忍不住向知心朋友诉说了他的苦恼。他说：“为秦王政效力前途难测啊！吾观察秦王之相，他长着一对鼓眼，一个马鞍鼻，胸部如鸷鸟凸起，说话就像豺狼嗥叫。有这副长相的人，心如虎狼，绝情寡义。在患难之中很能谦恭待人，一旦得志，便会轻易杀人。我乃一介布衣，秦王政急于用我，对我极尽谦逊恭敬，如果他平定海内，统一了天下，天下的人都要变成他的奴隶。实在不能与这样的君主共处啊！”

不久，有人将尉繚的话报告给秦王政。秦王政听了大为震惊，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想：这尉繚太放肆，我如此厚待他，他反而这样诽谤我。他的那些话如果流传出去，那不把所有的宾客都吓跑吗！一定要重重惩治他。可转念一想，这尉繚对自己的认识倒是入骨三分，正好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我统一天下可千万少不得这样的人才。经过一阵掂量，秦王政终于下决心，不但不治尉

繆的罪，反而还要更加敬重他。秦王政想以自己的诚意感动尉繆，留住尉繆。

一天，尉繆终于不辞而别，悄悄逃离了秦国。秦王政发现后，立即派人软硬兼施地将尉繆追了回来。秦王政见到尉繆，十分诚恳地说：“我派人追你回来，虽然强人所难，但我实在舍不得你。请先生留在秦，以尽你平生之学吧！”尉繆经不住秦王政的诚心挽留，为秦王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过人海量所折服，终于决定留下来。秦王当即任命尉繆为太尉，尉繆成为秦国的最高军事统帅。

秦王政采纳了尉繆提出的“军事进攻与离间外交”齐头并进的策略，秦国的统一大业迅速发展，成就异常突出；同时，秦王政虚己纳人的明君风度，在朝廷上下，秦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文武百官和四方宾客无不为之秦王政的海量倾心折服，甘愿为其效忠。也有不少人把自己追求高官厚爵的人生抱负寄托在秦王任人唯贤的政策上。其中最突出者就是李斯。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家境贫寒。年轻时曾任过掌管乡里文书的小吏。李斯聪明过人，老是在捉摸人生的意义和道理。这个道理终于被他悟了出来。一次，他查看粮仓，嘎然门开，只见硕大的老鼠在津津有味地嚼吃仓里的粮食，尽管人来人往，也安然自在、从容不迫地毫无惧怕之心。看着这些悠闲之鼠，李斯不由得想起了茅厕里的鼠辈。那些老鼠吃点臭不可闻的粪便，还是偷偷摸摸，提心吊胆，人犬一动即惊恐不已，匆匆窜往暗处，而粮仓里的老鼠却养尊处优，无人犬之扰。同样是鼠，生活却绝然不同，这当然是环境不同所致。由鼠联想到人，李斯情不自禁地感慨道：“人的富贵显赫与贫贱卑微，就像老鼠一样，不过是所处的环境不

同啊！”他已经从动物之性，觉悟到人的富贵贫贱，是因处境、地位不同而决定的。他认为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他不愿听任卑贱带给自己的耻辱，更不想因贫穷使自己堕入悲惨境地，决心在激烈竞争的时代一逞才华，彻底改变自己的地位。于是他辞掉乡间小吏的职务，背井离乡，到著名思想家荀况那里学“帝王之术”去了。

李斯终于学有所成。他看到山东六国均已走向衰落而秦国却日益强盛，又风闻秦国之君素来善于用贤识能，便决定离开楚国，到秦国去施展才能。李斯决心以“帝王之术”为自己敲开通向富贵的大门。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 247 年），他怀着对功名的执着追求，叩开函谷关的大门，来到秦国。

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秦庄襄王已死，继位的秦王（即秦王嬴政）年尚幼，相国吕不韦执掌国政。李斯就投奔到吕不韦门下，充当其门客。吕不韦很赏识李斯，不久就封他做郎官、侍从、护卫秦王政。从此，李斯常常暗中观察秦王政，研究他的性格，揣摩他的心思，寻找游说秦王政的机会。

有一天，秦王政在苦索翦灭山东六国的谋略，特别工于揣摩的李斯走向了秦王政。他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向秦王进言。李斯不仅十分了解秦王一直醉心于统一天下，并且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谋略，因此，他果敢地开门见山对秦王政讲：“大王，臣以为凡是有伟大建树的人，都善于抓住时机。往昔秦穆公虽称霸西戎，为什么终究未能兼并山东六国呢？只因为那时诸侯国林立，周王室尚未彻底衰微，所以五霸迭出，皆尊从周室。秦孝

公以来，秦国势蒸蒸日上，周王室卑微，山东六国也日趋衰落。当今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翦灭诸侯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容易，现在正是统一天下、成就帝业的大好时机。倘若不乘胜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山东六国稍有喘息之机，一旦它们强大再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到那时，陛下虽有黄帝之贤能，只怕也会无济于事。”李斯深邃的见识和雄辩地侃侃之论，使秦王政深为敬服。秦王政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意识到这位郎官是一个极为难得的人才，于是马上拜李斯为长史。

从此以后，李斯在秦国官运亨通，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爵。他从出任长史开始，到客卿、廷尉，最后荣居“左丞相”之高位。李斯的高官厚爵中，深含着秦王政对他的善知和重用。

秦王政面对他即将进行的一统天下的重任，颇感理论的贫乏，迫切寻求一种理论武器。恰在此时，荀子的另一学生、李斯的同窗韩非所写的《孤愤》《五蠹》等著作转入秦国。秦王政读后大为赞赏，感佩之至地讲：“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他急切想与韩非交往，“与之游”，商讨秦国未来大业。韩非在理论上的建树，在战国末期堪称独步。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构成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系统、完整的法治理论。“法”者，即官府颁布的“宪令”、法律；“术”者，是国君潜藏于胸中的、驾驭君臣的权术手段；“势”者，即君王制天下，征诸侯的威势和权柄。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这套以强化君权专制为特征的法治理论，深得崇尚君权一统，以法治国的秦王政的赞赏和首肯。他渴望找到韩非，李斯讲此人现在韩国。秦王政为获得韩非，不惜诉诸武力，